

## 涉事——倘伴在歷史的長河中

余聞榮

涉江采芙蓉，  
蘭澤多芳草；  
采之欲遺誰，  
所思在遠道。  
《古詩十九首》

我一向認為，克龍兄是個在行走在歷史長河中的藝術家，並且將沉澱在歷史中。

涉事雖不高深，但也不易確解，特別又常被八大山人用作題識後，總覺得其背後有些玄機。按八大山人自己的說法“涉事一日即作畫一日之意”，我想這其中一定暗扣禪門清規的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，八大晚年以畫為生，作畫就是他的勞動方式。

作畫，其實也是克龍兄的生活方式。

涉事確實大有玄機，第一字告訴我們行走的是江湖，是魚龍混雜、暗流密佈、深淺莫測世界，所以稱為涉。第二字告訴我們做事是人的本分，所以《說文》說“事者，職也”，同時也告訴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創造歷史，都將成為歷史，所以《說文》說“史，記事者也”，還告訴我們做事的人叫做吏，被人差遣去做事的人叫做使。按老子的說法，這四者“同出而異名”，每個人都在做事，不是主動的，就是被動的。

所以，對八大而言，載入歷史已經是必然的，對克龍兄而言，涉事就是，不僅僅只捲入了事件，更要捲進了歷史。

克龍兄和我都崇拜八大，按克龍兄的說法：“這八大的畫冊我們平時也不敢隨便看的，生怕褻瀆和怠慢了他。”和克龍兄談論最多的要算《河上花卷》，我們有幸買到楊柳青出版的比原作還大的開本，得以細細品味其筆墨，克龍兄因以八大筆意作了油畫的《河上花》兩幅，其中一花一葉的那一幅，有幸成了我的藏品。

克龍兄幼年學書法，後在南藝學油畫，在我眼裡，他是屬於藝術天分高的人物，畢業後從不在體制內討生計，上世紀末以來曾在閩北和婺源油畫寫生六七年，對婺源的村落瞭若指掌，曾到大理坑看望過正在那寫生的克龍兄，才知道在村民眼中，克龍兄已經是榮譽村民了。

克龍兄在福州多年，自然沒有逃脫這個中國最著名的漆藝之都的禍害。說禍害，是說克龍兄很快迷上天然漆這種媒材，但又因此與漆帶來的過敏反應整整搏鬥了將近十年，真正體會了愛之深，癢之切的痛苦。

雖不能說是十年磨一劍，但克龍兄投入當下這場漆事，已越時三年。從作品中，我基本上看到他一路走來的足跡，中國書法的筆墨線條、意象江南的疏影橫斜、還有似乎看得見的那些歷史上一幕幕風花雪月的故事。

或許，克龍兄並不喜歡風華雪月的說法，沒辦法，我喜歡，我還特喜歡張潮的一句俗話：“昔人雲‘若無花、月、美人，不願生此世界’。予益一語雲‘若無翰、墨、棋、酒，不必定作人身’。”

其實香草美人，從屈原以來，就被賦予了很多寓意，我喜歡在有意無意之間玩味花月美人的文字，正如我要玩味這首著名的懷人詩《涉江采芙蓉》，那天和克龍兄談起一定要把八大手書《古詩十九首》中的這一部分編入畫冊，而且，就這四句，這其實是我眼中的克龍兄藝術軌跡與追求：

浸淫在歷史長河中  
想取其精華  
卻看見的是無盡的寶藏  
我採擷的目的  
是為了心中的大道。

詩無達詁，這麼強作解人，雖然詩意黯然，有傷風月，但或許是可以給克龍兄做個注腳的。那天與龍兄聊罷涉事，便覺思維著相，於是在書架上找出一本禪宗語錄，似乎是《傳道錄》，隨手讀了幾段，最後記住的一段依稀是：

師上堂，舉“涉江采芙蓉，所思在遠道”，雲：“有答話也無？”  
僧問：“如何是達摩涉江意？”師雲：“他自催動一江水，干卿底事！”  
僧問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師雲：“牆外的。”僧雲：“我問大道。”師雲：“大道通長安。”

終於，書落地，才知道自己又在迷糊中了。